

此情不再

惊世之作

扒雪

此情不再

没有尾巴的女窃贼

孀居的喜宝

到上海去

匿名电话

惟有阳光是免费的

中国当代情爱小说精

池莉 张欣等◎著



此 情 不 再

池
莉
张
欣
等

(本书若遇印刷、装订错误可直接向

此情不再

作 者:池莉、张欣等著

出版者:时代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130023)

责任编辑:杨思求

封面设计:刘 洋

发行者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:长春市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

字数:250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标准书号:ISBN7-5387-1770-6/I·1545

定 价:18.50 元

目 录

惊世之作°	池 莉 / 1
扒雪	
——献给逝去的爱情	侯 晗 / 66
此情不再 <i>good.</i>	张 欣 / 176
没有尾巴的女窃贼°	万 芳 / 216
孀居的喜宝	张 梅 / 253
到上海去	朱文颖 / 273
匿名电话 <i>good.</i>	荒 水 / 287
惟有阳光是免费的	阿 美 / 353

惊世之作

□池 莉

1

新的一天，总会诞生许多新的东西。昨天深夜的一场暴雨，来去突然，宛如游侠，结果今天的天空碧蓝如洗。旧的树叶飘零了，新的树叶明显长大了一轮。广场的旗杆上，不知代表哪家商业集团的旗帜，昨天黄昏还在迎风招展，神气活现，今天却是湿淋淋的，无力的鼓动看上去好像在摇尾乞怜。最悲惨的是，旗帜们饱满的鲜艳色泽正在迅速地衰退，正如男人的高潮和女人的青春。衰退可真是一种惨不忍睹现象，列可立想。列可立正在想着，中国银行到了。他把大街甩在身后，把对大街上许多事物的看法也甩在了身后。

列可立几步就跨上了中国银行的台阶。在他即将推开中国银行的大门，与彻底改变他人生的事件相会之前，他回头看了大街一眼。他的这一眼从表面上看，谁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征兆，无非是199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上午，一个毫无特征的中年男子，在中国银行的大门口无意识地回了一下头，其眼睛里面空洞无物，与绝大多数男人在白天的那种漠然眼神没有任何区别。其实不然。

只有列可立自己知道其实不然。列可立这个人从来没有往后看一眼的习惯。这一次,事先他也没有想到要回头看一眼的。他的手已经搭在了中国银行沉重的门把手上面。突然间,列可立感觉到了什么。正是为了捕捉这种在突然之间抓攫他的感觉,列可立回头了。列可立回头的这一瞥扫视了碧蓝的天空,绿色的树冠,旗杆的旗帜和大街上的人流,他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东西,只是发现了被自己甩在大街上的思想。列可立当然还是感到吃惊的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一天的上午,他会产生这么多的思想。这是他熟悉的城市和街道。熟悉得就像他自己的旧皮鞋,闭着眼睛就可以把脚穿进去。对于过分熟悉的东西,列可立从来就没有什么想法。可是今天怎么就产生了种种想法呢?

难道是因为他皮夹子里面的美钞吗?不错,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美元,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即将进入中国银行,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准备在中国银行里存入外币。可是,这对于一个城市居民来说,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?很正常嘛。列可立钱包里的美钞不多不少,一百元整。这个数目不能引起他的狂喜,也不至于使他沮丧。以黑市价格换算,列可立手里的美元将近一千元人民币。在如今这个时代,一个普通的市民,到银行存款一千元,可不正是既不算多也不算少,既无须骄傲也无须自卑?列可立否定了这一百美元对自己的影响。如果说这张绿色的美钞给了他一定的新鲜感,那是不错的。它还将他领进了一个新的银行,那也是不错的。不过,三十九岁的人了,该见的也见过了,这一点新鲜感算什么?奇怪的是,在列可立进入中国银行之前的一瞬间,谁在抓攫他呢?这种抓攫是那么突然和强烈!

列可立的回头一瞥实际上不是漠然的。他瞳孔深处闪烁着内心的光芒。有那么一二秒钟的时间,列可立的目光发射出只有爆炸才能够产生的强光。这强光足以使列可立看见他自己今天的异常表现,却不足以使他揭穿自己表现异常的谜底。这大

约就是一种超感觉的物质了。如果列可立敬畏预感,或者说重视预感,或者说迷信预感,那么,他也许会放弃他将要做的事情,一心一意去追踪这种预感。就像某些巫里巫气的女人那样,突然离开现实生活,赶回紧闭窗帘的房间,点燃一支藏香,盘腿打坐,冥思苦想。列可立不是女人,更不是那种神经质的女人。列可立是一个成熟的男子,是一个知道自己非常聪明能干的男子。他身高一米七十八,每天晚上跳绳一千次左右,腹部还没有赘肉。他两鬓开始斑白,但是他定期去理发店焗油。今天,列可立穿着一件黑色的全棉T恤,一条第五街的牛仔裤,一双其乐牌休闲皮鞋,腰部别着呼机和手机,上衣口袋里挂着墨镜,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真皮公文包,公文包里有美钞一百元。列可立的手机关着,呼机开着,他让呼机为手机服务,让手机为自己服务。列可立绝对不是傻子。

身着不动声色的名牌皮鞋和牛仔裤,列可立显得体态匀称,帅气又不奢华。在中国银行的台阶上,他回头一瞥,洞穿世事,一股缠绵的微风留恋着他的头发。列可立的自信战胜了一切。列可立难道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吗?列可立当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。并且,他还聪明过人。无论什么事情,他都可以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他不用像女人一样惦记那些飘然而至的莫名预感。

列可立的回头一瞥结束了。他的头又扭了回去,目光落在中国银行大门的门把手上面。他在用力,门要被推开了。在列可立的人生过程里,他的这些动作全部由缓慢的细节所组成。这些细节的递进深刻而细腻,发出了砂子刻划玻璃的声音,这种异常的声音令人心悸和肝肠寸断。只不过这种声音要到很久之后才能够传达给现实中的人类。而现在,只有默默注视着人类举动的某种物质,在另类空间里无奈地叹息。

中国银行的大门把手是一只雕饰性很强的青铜把手,是百年以前英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痕迹,它们被无数双中国人的手

磨得明净晃亮。现在终于轮到列可立的手来接触它们了。列可立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复杂的窃喜。这窃喜很含混,有一点民族主义精神,还有一点崇洋迷外的洋奴感情。总之,洋人的东西就是比中国的东西壮大、结实和华美;不过,它再壮大、再结实和再华美,现在也落到了咱们中国人的手里。肤浅俗套的实用主义情感彻底转移了列可立的注意力。列可立用力推开了中国银行的大门。

列可立的人生,从此将发生巨大的裂变,这是谁都无法想象的,包括他自己。

2

高大沉重的门在列可立身后合上了。柳桉木的地板从列可立的脚下向广阔的空间延伸。这是一家古老的银行,室内设计带着所有古典文化的风格:宏大而繁复,一唱三叹。仅仅是柜台的群落,就有四处。每处的柜台里面,囊括着一大群办公桌,电脑、表格、文件和面无表情的银行职员。每处柜台之间都有一条通道。每条通道都是曲折的,无限的,不是绕到了另一条通道上面,就是连接着位置隐蔽的楼梯。后厅是提供给顾客等候、休息、商议或者思考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圈磨掉了皮的宽大沙发和垂及地表的窗幔。古典文化真是迷人,它不知不觉地诱惑了列可立,列可立并没有马上去办理存款手续,而是旅游者一般在银行里漫游了一圈。这一圈有两次小小的可爱的迷路,最后列可立还是准确地找到了后厅。列可立在光线最昏暗的角落坐了一会儿,抽了一支香烟,他触碰了一下西式窗幔,手指一捻,发涩,列可立想:窗幔上的灰尘太多了,并且还是含着油烟的灰尘。列可立感到自己对这家银行一点一点地熟悉起来了。他觉得这家银行并不是无懈可击。

跷着二郎腿,坐在宽大沙发凹陷处的列可立为什么要想到

这家银行并不是无懈可击呢？这个时候，列可立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

列可立生来就是一个喜欢挑剔对方缺陷的人。对方越是完美，列可立越是喜欢挑剔。一旦挑剔成功，列可立便拥有了成就感和战胜感。战胜感更重要，它会使列可立觉得自己无坚不摧。无论对象是什么，只要这个对象比列可立强大，列可立就一定会开始对于它的征服。大概这就是列可立的性格吧。列可立的这种性格使他的工作非常出色，使列可立在二十八岁那年就成为了全行业最年轻的厂长兼工程师。当然，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，列可立得罪了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同事，最后导致了他的下岗。正如卓慧在与列可立闹离婚的过程中给他下的精辟论断：“列可立，你听着，你这个人聪明，但是聪明过头了，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”

列可立当即就回击了卓慧。他说：“不错，我成败一萧何，你可不知道我生也漂母，死也漂母，生死乃漂母。”

气得卓慧只能切齿地说一句：“无聊！”

列可立却很得意，他赢了。他将卓慧使用的成语顺势借了过来，滑蓄而又明确地告诉了她：我这一辈子，是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了。

列可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并不是一定不同意与卓慧离婚。如果卓慧能够坦率地向他承认她虚荣，她贪图荣华富贵，她要离开他就是因为他落魄了，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了，他没有社会地位了。列可立以他的人格担保，他将立刻同意离婚，并且同意将儿子的抚养权无条件地给予卓慧。问题在于，卓慧这个女人，就是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。她死活咬定他们离婚的理由是缺乏相互的理解，缺乏共同的语言。狗屁！这是婚姻生活中最混账的理由。所有的软件都要靠相应的硬件来支撑。要分析就应该分析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部分。卓慧这个比他小八岁的女人还是那么年轻，正处于既丰腴又不肥胖的美妙阶段。现在她拥有

一个女人的巅峰状态,拥有一份稳定的受人尊重的职业,是一个健康聪明少年的母亲,她的父母都还健在,都拿全额的离休工资,她的生活中还有什么缺憾?她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女人。如果聪明的话,她就不应该装出一副楚楚可怜,受尽了委屈的模样。她一切都有了,她还想占有人们的同情和法律的维护。对不起,列可立不允许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。

列可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列可立进入中国银行之后,他没有急于办事。他要让自己首先熟悉和把握这家银行。对于这家中国银行,他似乎有点一见钟情。他觉得这家银行的某种氛围使他有如鱼得水之感。现在的许多银行储蓄所,进去就迎面撞上一排柜台,堵得人毫无余地。柜台上面是坚固而冰凉的金属防盗网,沙发附近游动着干瘦而冷漠的保安。如果不是突然不舒服,或者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,谁会愿意坐在沙发上,接受保安职业性的注视呢?现在的银行太明亮了,金属装饰材料使用得太多了,对人类的敌意和防范也太明显了,其风险与监狱太接近。列可立每次到银行办事,都没有丝毫停留的愿望,总是快进快出,速去速回。只有今天,一切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。

在从容不迫地抽完了一支香烟之后,列可立满足地站了起来。他穿过一条又一条排队的队伍,熟客一样朝填写存取款单的地方走去。

巧合发生在列可立填写了存款单之后。列可立填写好了存款单,正要钢笔放进自己的皮包,一个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声音在他耳边说:“先生,能借用一下您的笔吗?”

这是最普通最微小的善事。因为银行提供的笔都是肮脏的绳索拴在柜台上,这些笔要么没有了墨水,要么没有了笔尖。列可立一丝犹豫都没有,循声就将钢笔递了过去。

这是列可立与陈荣波的初次见面。双方的眼睛都只是礼节性地瞟了对方一下,大家都没有任何多余的感觉。

陈荣波接过钢笔，转身到柜台上填写存款单。陈荣波在填写存款单的时候，好像很费劲。她的肩膀耸得高高的，成了一个没有脖子的人。她的短发曾经染黄过，后来又荒疏于打理，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样子。她穿的T恤很短，写字的时候露腰，腰间的曲线已经没有弹性，是一道被裤带挤出的脂肪了。她的弹力七分裤太紧张了，里面的三角内裤把屁股不雅地勾勒了出来，比不穿内裤还难看。她的松糕凉鞋厚实得太夸张了，她走起路来又腿像假肢。尽管陈荣波的嗓音乖乖的弱弱的，列可立还是对她没有一个良好的印象。列可立可以断定陈荣波是那种没有什么自我约束能力的女人。这种女人满世界都是，属于大众化小市民，一般智商都不高，列可立需要等待的是他的钢笔。列可立的这支英雄牌钢笔，他使用了二十年。在他周围的所有人当中，几乎没有谁的钢笔可以连续使用二十年。人们经常弄丢钢笔、钥匙和雨伞。这三种日常用品，列可立从来没有弄丢过。

陈荣波回过头来了。列可立与陈荣波第二次见面。陈荣波不是要归还列可立的钢笔，而是有一些难为情地询问：“大写的‘贰’字怎么写？”

列可立在空中比划了怎么怎么写。陈荣波说：“是吗？怎么我总觉得‘贰’字上面应该有一点呢？”

列可立发现陈荣波实际上还要糟糕，这个女人的表情无遮无拦，像个傻大姐。但是同时，列可立的潜意识又不得不承认，陈荣波的长相比刚才晃过的一眼要耐看得多，她可能只有二十五六岁吧？基于陈荣波的长相，列可立和蔼地回答说：“很多这种结构的字都有这么一点，所以容易弄混淆。”

陈荣波很解气地说：“就是。”

陈荣波将写错了字的存款单在手里窝了窝，朝字纸篓随意扔过去，马上又去拿过一张新的存款单，耸起双肩重新填写。

奇迹出现了。那张被陈荣波写错了“贰”字，又被她随意扔掉存款单，在离列可立不到三步远的地面上，缓级地舒展开了

它的身体。这张存款单花朵一般地开放，恭顺地迎着列可立的视线。于是，列可立在一个无意的低头动作中，将这张存款单上面的内容尽收眼底：

存款人姓名：陈荣波

存款人家庭住址：龙脉大楼 15 楼 2 号

存款金额：五万二千元整

币种：美元

存款期限：两年

这个女人就是陈荣波吗？看来她就是！如今这世界是咋啦？就凭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女子，她居然可以拥有五万二千美元。五万二千美元相当于五十万的人民币啊！在中国，这是一笔巨款！这笔巨款可以让一个人这辈子衣食无忧！

刹那间，列可立六神无主，头昏眼花，他的灵魂深处发生了激烈的爆炸。看看这个各叫陈荣波的女子吧，她穿着打扮得一塌糊涂，连一个正确的“贰”字都不会写，整个人一看就没有文化。就是她，此时此刻，万分真实地拥有着五万多美元。而一表人才的列可立呢，有着大学的文化程度，一贯勤奋好学勤恳工作，二十八岁就担当过一个工厂的厂长兼工程师。可是，他三十九年的人生积累里，就只有一百美元。能够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存款，总共也只是一万余元人民币。陈荣波的巨款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列可立的清贫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这个世界是多么地不公平，多么地可笑和可悲啊！

灵魂深处大爆炸的结果是列可立开溜了。他被本能和直觉所驱使，溜得风一样轻飏和飞快。他甚至忘掉了他的英雄牌钢笔。列可立再次回到了后厅。

列可立再一次地坐到了他坐过的最阴暗的角落。喘着粗气，在这里抽烟。他透过人群的缝隙，死死盯着陈荣波。陈荣波举着他的钢笔，在大厅东张西望，团团打转，辨认一下这个男人，又辨认一下那个男人。陈荣波辨认的男子与列可立大相径庭，

她对列可立的形象好像没有一点印象了。一种不负责不想深究的迷惑表情长久地悬挂在陈荣波的脸上,这使得陈荣波的神态与弱智儿童十分相似。就是她,拥有五万多美元。我×!

这个女人的巨款一定来路不正!列可立很快地建立了这条最重要的判断。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在于,它一旦建立,列可立的所有行为便取得了公正的立场。果然,列可立的气息顿时就均匀了起来,鼻尖上也慢慢地不再冒汗。列可立对于陈荣波的窥视,在理直气壮的心理状态支持下,进行得沉着冷静,就像警察监视坏人。

陈荣波的一举一动完全被控制在列可立的窥视之中:

陈荣波把他的钢笔放进了她的小包。

陈荣波排队得百无聊赖,经常活动她的脖子。

陈荣波从她的小包里取出一叠美钞。

陈荣波把美钞、存款单一件一件地拿到眼前确认,然后把它们摞在一起,擎在右手里。

陈荣波右手的胳膊肘搁在左拳上,左胳膊则横抱自己的腹部——这是女人最懒惰的姿势。她似乎一点都没有把这五万多美元放在眼里,她慵懒无聊得像个宫廷贵妇。

陈荣波用她那毫无激情的动作,把那叠五万多的美元,送进了柜台。

列可立顺便观察到,接过陈荣波美元的银行女职员更加无动于衷。五万多美元引不起她的一丝惊讶,她看都没有看陈荣波一眼。列可立认为银行女职员比陈荣波好理解,因为那不是她的钱,那是她的工作,日复一日的、枯燥的、紧张的工作。列可立可不喜欢这种不敬业的工作态度,但他理解和同情她。

好了。陈荣波接过存单了。陈荣波接过存单,不那么细心地看了看,就把它塞进小包,然后她匆匆离开了银行。匆忙中陈荣波惟一没有忘记的是,在她路过一面柜台防弹玻璃的时候,她旁若无人地照了照自己的脸蛋。由此,列可立的第二个判断产

生了：陈荣波可能是做鸡的，而且可能是做外国人的鸡。列可立并不会孤立地对于事物做出简单的判断。他这么判断陈荣波的职业和身份还因为他熟悉龙脉大楼。列可立昨天还到过这幢十五层的大楼。他太了解它了。它的一楼是商场，二楼至十楼全都租赁给了独资的外企，十楼至顶层十五楼是商品公寓房，居住着一些有钱的神秘的人物。列可立他们公司的售后服务客户，在这幢大楼里有三家，都是欧洲的公司。列可立听说过龙脉大楼有“鸡”的传说。过去仅仅是传说而已。可是风一定是起于青萍之末。

难怪今天所有的感觉都那么玄而乎之，原来一切都应在这件事情上头了。列可立认为，这是冥冥之中有鬼使神差，就是要让他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让他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呢？列可立问自己：你想干什么？

列可立不敢正面回答自己，他被自己的问题吓住了。

3

从中国银行出来，列可立决定好好吃顿饭。

在列可立看来，一个人若想真的好好享受一顿饭，目前这个城市的任何餐馆和饭店，都是提供不了的。大饭店的菜肴华而不实，还要加收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服务费，还有带着愚蠢微笑的服务小姐，总是站在距离你很近的地方看着你，有时候，她还明显地在强忍喷嚏。而一般餐馆都是私人做，绝对以缩小成本扩大利润为目的。进货当然总是进最便宜的货，像私屠乱宰的肉，提炼的再生油，等等。列可立想吃一顿好饭，当然只有自己动手了。列可立愿意自己动手。他生来就是一个能工巧匠。

列可立首先去购买了蔬菜。列可立舍近求远，去了一个大型的、管理比较规范的、被树立为全市先进典型的菜市场。他在那里认真地挑选了半斤基围虾，一斤农家土鸡蛋，小颗粒的花生

米，团头银脊筷子长的鲫鱼。他挑选的黄瓜是带刺的、挂花的、肉质碧绿的。他挑选的嫩豆腐是色泽微黄还含有大豆香气的。列可立的细致，有时候会遭到卖菜的女人的揶揄。她们说：“还是一个大男人呢，买点菜像绣花似的。”列可立要么立刻走掉，要么冷冷地威胁一句：“你到底想不想做生意？”

卖菜的农妇怎么能够理解列可立呢？他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，他是一个要求完美的成熟男人。列可立做任何事情，都要求完美。任何人都可以不喜欢他，但是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他。列可立要的就是这个：佩服。真正的男子汉就是能够征服他人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列可立心无旁骛地完成了对于菜式的构思。每一种蔬菜，都有最普通最常见的制作方法，也还有制作成多种菜式的可能性。如果想要把吃创造成为享受，关键在于菜式的和谐搭配。一般家庭做菜，总是习惯于简便，基围虾就白灼了，嫩豆腐就打汤了，黄瓜就凉拌了。列可立是不会这么做的。这么做，清汤寡水，喝酒就很是无味了。列可立的构想是：油爆基围虾，小葱拌豆腐，红袍花生米，蒜泥黄瓜。这样的几道菜，香的，脆的，生的，熟的，热的，凉的，红的，绿的，就都有了。来两瓶冰镇啤酒，饭后还有几片新鲜西瓜，电视机在不远处开着，声音控制在不大不小的程度，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主持人向你报告午间新闻。午间的太阳把阳台上晾晒的白衬衣烘烤得干干的香香的。洁净的窗帘一律柔顺地垂落着，室内一片清凉。书架很整齐，桌面像溜冰场一样空旷而美丽。门厅里有一个设计独特的鞋柜，看起来像艺术雕塑，实用性又很强，它让进屋的人方便换鞋而又不需将鞋子杂乱地扔在地上。今天要看的报纸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点染着暖色的人间烟火。茶几上的几支鲜花雅致了整个家庭环境。喂！比五星级饭店还要舒适宜人的就是我们的家庭。列可立在自己这样的家里，面对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，他就可以美美地吃一顿了。他要脱掉长裤和外衣，彻底放松身体，吃它个酒足饭饱。然后，他要思考。他要用很长的时间

进行思考。

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须让其酒足饭饱，不再有口腹之欲。这是列可立早在他三十岁那年，从他的人生经历里面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。列可立的真理与古代圣贤的意思正好相反。列可立宁愿相信自己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列可立的计划遭到了无情的破坏。

列可立一打开家门，就发现门厅的地上胡乱扔着卓慧的皮鞋。她的皮鞋一只站着，一只鞋底朝天。朝天的鞋底上不仅肮脏，还粘附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，好像是口香糖的橡胶。房间的窗帘已经全部被拉开，太阳的光柱把室内分割得不成比例。沙发上横着一只女式皮包，墨镜和白纱手套。桌子上是一堆各种各样的塑料购物袋。整瓶的雪碧饮料开启之后没有盖上，凉爽的宝贵的气体正在自由地逃逸。这是分居的卓慧又突然回来了。卓慧这个女人只要一回家，就好比鬼子进了庄。列可立美餐一顿的理想泡汤了。

列可立叫道：“卓慧！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列可立厉声叫道：“卓慧！”

卫生间响起了冲马桶的声音。

卓慧，一个丰腴的少妇，从卫生间出来了。她看着自己的丈夫，两手提着没有整理好的裙子，下巴上夹着蹲马桶的时候看过的报纸。列可立最讨厌女人上厕所看报纸，最讨厌谁把家里弄乱，最讨厌没有计划的不打招呼的行为，卓慧应该知道这一切。

列可立和卓慧夫妇开始了一场家庭战争。

卓慧说：“你叫什么？我不过是回来取取我的日常用品。”

列可立说：“我叫了吗？”

卓慧说：“你叫了！你气恼地埋怨地叫道‘卓慧’，‘卓慧’！我和你面都没有见，你干嘛就这么凶？你让人怎么和你过日子？还死活不肯承认家庭矛盾，真是的！”

列可立说：“你不要无事生非好不好？我没有‘气恼地’，也没有‘埋怨地’，我只是在叫唤你。我发现家里突然这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

卓慧扬起她的头，任由报纸飘落在地上。卓慧说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又在责怪我把家里弄乱了吗？”

列可立说：“我的话没有什么意思。我看见什么说什么，就事论事而已。”

卓慧说：“我的天哪！我进来了不过五分钟，只是为了光线的明亮而拉开了窗帘，接着就上了一个厕所。我值得你这么责怪吗？”

列可立说：“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皮鞋换在鞋柜上。”

卓慧说：“换在地上了又怎么样呢？我要上厕所了，我来不及了，难道地上不是放鞋和脚的吗？”

列可立说：“就不要强词夺理了吧，你从来都不喜欢我设计的那个鞋柜。”

卓慧脑袋一歪，来一点破釜沉舟的气势。她说：“好吧。我承认。我是不喜欢。现在的家具商店多的是鞋柜，设计得都很合用，我没有必要鼓励你成天琢磨着自己设计和打造家具。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。比尔·盖茨就不迷恋传统的工匠手艺，他不为自己家设计和制作家具，他坐在那儿，动脑筋，设计电脑软件。现在他拥有无比阔气的豪宅，他可以购买任何自己想要的家具，可以雇用专业清洁人员保持他家里高度的整洁。对此，请问您做何感想？”

列可立说：“我的感想是，你是一个钱迷心窍的女人。你在梦想离开自己时运不佳的丈夫，梦想能够成为比尔·盖茨或者什么别的富翁的情人。”

卓慧瞪着列可立。列可立也瞪着卓慧。夫妻俩就这么瞪，彼此间深刻的了解和深刻的敌意使两人处于高度的胶着状态。战争也是一种呈波浪式前进的事物，高潮过后必然疲惫。到此，